

七十一朝人物

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以平木踰垣而避之

剩得閒身樂事業

看花管月弋飛鴻

緬蘭自詣雲鄉外

抱璞誰聞帝關東

任咏茅齋春雪句

聊依沁水古賢風

不干名利山林老

厭聽人來說薦雄

當今天下有四民，士以讀書談道爲業，農以耕雲鋤  
雨爲業，工以居肆利器爲業，商以貿易經營爲業，性  
有爲士的，雖是個坐冷板凳的局面，只要有度才，學  
學廣志逸情，足以運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然那哲王賢相遣使不遠千里而來，徵辟去，民享榮華受俸祿了。這樣看來，四民之中，生為極貴，商賈藝術皆所不如。但古時用人，原不論人品，隨才處也罷，工也罷，商也罷，只要德行彌高，才學豐富，王卿相也是重的。屢屢破格擢用，還有一等懷才抱德的藝人，使臣奉命往聘，王侯枉顧相求，他却傲脫世情，終不就祿，似這樣人，又是士人所不及的了。有詩為証。

英彥埋光空谷深

如蘭之馥如清琴

豈同三月艷桃李 不耐寒霜不耐侵

蓋之爲士君子的人，只要德行渾融，切不可才情浮  
暴，自然有個受用之處。却說一人，有才無養，令人駭  
躍稱奇。按經遺恨，你道此人是誰？他是唐宣帝時節  
一個才子，姓孟，名曰弘微，生得一貌堂堂，超凡脫俗，  
但見他。

方面大耳，廣額偉軀，氣象岩岩，有泰山獨立之  
勢，語言朗朗，有洪鐘大叩之聲，手紀未及五動，  
才學堪傾三峽，似草六經的楊子雲再世，如

騎驃的李太白重生

這真是  
怨天的  
不受好  
限

這孟弘微文字縱橫兩舉進士及第却殊不曾得重  
職他便以此爲怨只因性喜讀書不涉外務真個是  
朝經夕史閉戶下帷若論他的腹中也笑得是個該  
一點二的了怎奈他不曉得個英雄與事之縣學者  
安分之說偏者待聘之言一心一意漸漸的怨天  
人你道孟弘微爲何如此只因唐宣帝神功的時候  
在藩序間與孟弘微極其相契名雖是個君臣論起  
那情投意合猶如弟兄朋友一般本意在異日做一

個至美的官職，抒其胸中大畧，展其濟世弘猷。其如宣帝自登大寶以來，萬幾倥傯，無暇問及孟弘。徵可曾做官也未，所謂貴人多忘事的意思，那孟弘徵却是個書生，在家中精空不忙，兼且客居寂寞，把故人親戚，時時繫心繫念。况且宣帝是天下之主，自然是刻刻掛在口頰上的。孟弘徵到這時節，雖然舉了進士，仍舊像個寒儒，衣食粗足，僕御寥寥，全不是如今的世界。一發科甲，便自易寒爲貴，他所以牢騷感概，常說道：枉有天子相知，不得一官半職，仍如山野。

人。鶴。爲。泉。藥。爲。食。不知。何。日。始。蓬。生。處。一。見。  
天下大雪。孟。私。微。走到。曲江。之上。觀。玩。少。顧。興。發。處。  
盡。詣。一。旗。亭。沽。酒。散。悶。飲。至。數。盃。卽。景。寫。懷。吟。詩。一。  
律。云。

舉目齊河山。

原何忽變顏。

銀堆高嶺斷。

玉阻大江潺。

草木沾恩澤。

漁樵受寵頒。

乾坤同一白。

慚我髮毛斑。

題詩已罷。又飲數盃。不覺酒意半酣。猛聽得傳蹕聲。



呼孟弘微心中甚駭忙問店家是何緣故。店主人答道：是當今皇上遊幸曲江賞雪，返駕回宮在此經過。正說之間，只見羽旗華蓋，寶辮雕駝，一對對在江邊經過，好不繁盛之極。孟弘微乘着酒興，想道：我要面聖，甚是難得，不若乘此機會，攔街迎駕，以圖一晤。或者皇上念我舊時相語之情，與我一個美官做，亦未可知。當時還了酒錢，竟往江邊而去。我想這孟弘微也不像個書生，終日在寒窳之下，喫黃蘗，捱酸飯，到像喫了大頭癩的這般狂賴，就是平常都也怕人。

好大膽  
使非有  
亦之主  
兵亦爲  
益粉矣

長經過尚且不敢亂其節，祇若打關，難人等，  
道也要拿來責治，豈有九重至尊的，聖駕，  
撞去相見的麼？那羽林軍士，纔從人等，  
然後聖駕方到此時，鷄犬也不放，  
避就是那酒肆的，青布，深藏過了，  
突然跳出，連叫聖上，數聲，我孟弘微在此迎駕，  
侍臣武士，嚇得魂不附體，却認得他，  
士此處，却顧不得情面，畏不得勢耀，  
押到宣帝面前，宣帝穩坐車駕之中，  
看見一人跳前

街心惟恐是個刺客，好生驚恐。聞知是孟弘微，方纔放心，便降下玉旨道：「令他過來見朕。」孟弘微也不畏懼，也不肯跪，見了宣帝，猶然沉醉如泥，開口便道：「陛下今居九五，便不知有臣在朝。況今日中翰缺，官職正空，搜羅幽逸，以爲珥筆之佐。奈何陛下不以臣文字召用，臣恐貴人善忘，特于當街接駕。」宣帝雖然舊日與他相語，但到此時節，自然有個君臣的體度。若是縱容無忌，就不顯其乾斷了。卽命該管衙門議擬驚駕之罪，宣帝拂然返駕回宮。孟弘微酒醒之時，

悔以無及矣。正是

賺進還遭擯斥。

存誠養重爲先。

更須慎辭絕吉。

否則坎珂連遭。

孟弘微只因平日失于涵養。今日到此酒醉的田地。就拘束不來。可見是大。小事情皆要習于素常。這個還是做士人的要。干求明主之用。如今再表一個王侯去求賢人。賢人不就的故事。話說晉之三家。一名趙藉。一名韓虔。一名魏斯。請了名封。廢了晉國。烹分地上。各據一方。其魏斯卽以國號爲魏。稱爲文侯。他

入君之  
采有者

却是個賢德之君。慮及初封之國，尚有韓趙比肩。故此銳志精心，以求治安。視酒爲腐陽之藥，視色爲伐性之斧。視財爲危身之器，視氣爲傷情之本。一意勤修德政，兼且禮賢下士。遍訪有德之人，相爲輔佐。此時孔子有一個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在晉國西河地方衍教。從在他門下的甚多。文侯想道：寡人德薄才劣，雖得謬分茅土，惟恐不能治安，豈不有辜天意。今子夏爲聖門高弟，不若拜之爲師，求他開導，以廣博見聞，爲治國之計，有何不可。主意已定，遂擇了一

個吉日。也不使人先去說知。徑自排了車駕。來到  
河之畔。即便下車登舟。揚帆過渡。怎見得西河山水  
的景象。但見

江流急擁。山勢崇高。片帆飛渡。惟聞耳畔濤聲。  
隻騎巡行。却訝眼前兀突。設使壅上流在此。地  
方空勞心力。若是渡陳倉。此境界。必受突破。  
出師的誰敢投鞭。登山者不能着屐。果稱天險  
之區。足美地形之勝。

文侯見江山形勝。不禁嘆賞道。魏國外之形勝。甚險。

文侯以兼之不怒不治安也。說話間船已  
行。文侯離舟就車。一霎時早到于夏門首。文侯令  
僕者通報于夏正與衆弟子講究詩書。聞得文侯駕  
到心甚疑惑。只得率了羣弟子出門相迎。文侯卽忙  
下車。同入中堂。見禮已畢。子夏便道：「臣孔門後學。遠  
處鄉僻。敢煩君侯枉駕。有失遠迎。負罪殊甚。文侯道：  
寡人此來。非爲別事。只因菲才劣德。不能治安國家。  
特來拜從夫子門下。專求教誨。惟所不吝。是荷。卽命  
隨臣捧過禮幣。送與子夏。子夏再三辭道：「王君爲沂

卷之五

乘之至。卜商不過一草茅之士。且從古至今。未聞有

君師其臣之禮。恐貽外國之議。冒罪敬辭。伏乞至君

詳察。文侯道禮賢下士。君之常也。夫子為聖門高弟。

自是不同。况寡人初荷殊封。非他國世爵可比。涼才

薄德。正宜大賢教誨。此寡人至意。夫子何必固辭。子

夏勉強收了禮物。文侯要行拜禮。子夏再四不肯。只

得長揖就坐。文侯便問內修文德。外修武備之事。子

夏細細講了一遍。文侯心中甚喜。又問子夏道。寡人

素志求賢。而不可得。未識夫子耳有所聞否。子夏道。

恐今日  
暴富貧  
兒亦無  
此卑謙



六國人衛士實少，有限于大者，遠處趙氏之  
難相近，惟田子方離臣之居數里，臣嘗朝暮見  
之，此二人，晉國別無賢德之士矣。文侯求賢之心  
頗急，一聞子夏之言，便要去訪田子方，聘他爲臣，卽  
時與子夏說明相辭而去。子夏卒，弟子送文侯出門，  
登車就道，方纔回身，後人有詩讚文侯拜從子夏爲  
師之事云。

自古王公貴獨尊。

文侯下士禮何尊。

甘心受教親幃幙。

君弟臣師獨擅門。